

□ 怀念师友

时直到晚上11点左右。但从不忌口，爱吃肉、喝绿茶和红葡萄酒。家人告诉记者，即使弥留之际，他仍“想吃么事吃么事”，最爱的肉打碎了吃。

清醒时还打算要出门旅游

记者联系上刘老的家人，家人告知，去年刘老仍康健，还出了一本杂文集、一本论文集，“校勘等都是他自己完成的”。今年6月，老人身体状况急转直下，属正常老去过程。

“蛮乐观”，家人介绍，即使八成糊涂、两成清醒，但从来都相信自己这次能好转，清醒时还打算要出门旅游。

家人介绍，生前征得老人同意，不设灵堂，“正逢美国史学会在武大开会，一时间许多学界人士要来家中慰问，他一一婉拒”。

“用一个词来总结他这一辈子，叫‘豁达’。”家人说。

（转自《长江日报》2018年11月11日，记者李佳）

黎锦扬：一个传奇的落幕

○ 李冰

黎锦扬（1915—2018），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，后毕业于耶鲁大学，定居美国。著名美籍华裔作家，以英文写作打入美国文坛的先行者。

2018年11月22日是感恩节，节后第一个上班日，一大早就接到安杰拉的英文短信，告知我她的父亲黎锦扬去世了。

“不要太悲伤，他下个月就满103岁了，而且，他拥有一个漫长的快乐人生呢。”与我的哀痛相比，她倒显得平静，反而劝我节哀。

年过百岁，寿终正寝，在中国算喜丧，生者确实不应该过于意外或悲伤。可是我却有心愿未了：本打算忙过这一阵去给他拍一段视频的，他却等不及了。想起他上个月还在给我打电话，殷殷地问：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？隔着电话我都能真切



黎锦扬先生

地想象到他眼巴巴的神色。

打开电脑，他在屏幕上现身。长满老年斑的瘦脸，金丝眼镜，稀疏却总是服贴地梳理好的灰白头发，当然，还有那温和的微笑和温和的眼神。

对他，我真的又爱又怕。爱是因为他

的才情，怕是因为他有些“缠人”，我在洛城工作的最后一年里，总有些怕见他。虽然近百岁的他足不出户，但电话不时会打到我手机上。“你来做我的经纪人，把我的书都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来看我？我们出去吃饭……”

曾经写过他，《花鼓歌余音》收录在我去年出版的散文集《我在洛杉矶遇见的那个人》里。2017年秋天，我再度来到洛杉矶，给他打电话，听出是我，声音变得很热切。“你什么时候过来呀？”约定第二天上午我去看他。

堵车，五十英里的路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他家，那个离好莱坞很近的漂亮的犹太社区。

客厅本是他家的餐厅，如今仍有餐桌，可是四面白墙上却都贴满了他的旧照、报道、获奖证书以及他过百岁生日时众人在一个大大的寿字书法上的签名。而一张长沙发上，半边堆着杂物，半边坐着这年过百岁的老人。

来之前我花了半天时间，细细读完了再版的他的自传《跃登百老汇》。这个名噪一时的百老汇编剧，这个以C (Chin) Y (Yang) Lee闻名却很少有人知道其本名的中国人的传奇一生，活脱脱地跃然眼前，我眼间似乎看见不同时期的他，在历史的长河里随着水流奔向我：

自小顽劣，总悄悄溜进厨房与下人们吃饭的黎家八少爷；去北京投奔大哥黎锦熙接受新式教育的湖南乡下少年；当年总见一位穿灰布长衫的年轻人来跟大哥请教学问，后来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叫毛泽东；曾为他家做过家具的木匠，几十年后竟然变成了名满京师的大画家



1960年在洛杉矶上演的《花鼓歌》

齐白石；少年时曾因太过淘气被学校开除；青年时在山东读大学，抗战后又南下云南从西南联大毕业；最奇葩的是，他在云南时还曾跑去中缅边界给一位土司当英文秘书；日本人打到缅甸时，他带着打印机、相机和吉他逃避战乱来到重庆，又冒死登上飞虎队的战机前往印度，又阴错阳差地坐上一艘轮船，漂向那块名叫美利坚的土地……

幸运抵美，先是就读东部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，不久退学转至耶鲁读戏剧。毕业时面临被遣返回国，天上却掉了金币不是馅饼，他的一篇小说获奖了——从此衣食无忧地在美国居留。渐渐地，CY Lee成了百老汇的“红人”，一部歌剧《花鼓歌》在百老汇连续上演15年，与《音乐之声》《国王与我》等齐列十大歌剧之一，并被改拍为电影，一举获得奥斯卡五项提名并拿下三项金奖；11部英文小说畅销美国多年，他的文学成就丝毫不输林语堂；娶了漂亮的犹太裔美国太太，为他生了一儿一女……

在洛杉矶的华裔文人中，要数在美国主流社会的成就，黎锦扬堪称是首屈一

□ 怀念师友

指。然而，吊诡的是，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出版，故而对黎锦扬的名字，中国人所知甚少。

二

我到洛杉矶任职时，黎锦扬已年近百岁，夫人已去世多年，新一代美国人已很少有人知道他，他过了气，写书也不再畅销。每日里只能与满屋子的旧照和证书相伴，在孤独寂寞中形影相吊。

因此，他总是希望有人来看看他。我理解老人的心情。环视墙上的旧照，从中发现了一张“黎家八兄弟”的合照，那真是一门俊彦。黎锦扬老人曾如数家珍地跟我讲述过他的七位哥哥——大哥黎锦熙是著名语言学家、国学大师，与钱玄同一起发明了汉语拼音；二哥黎锦晖是音乐家，创作了著名的《毛毛雨》《桃花江》等流行歌曲，他还创办明月剧社，聂耳、周璇都曾师从门下；三哥黎锦曜是矿冶勘探学家；四哥黎锦纾是农业学家，与邓小平一起在欧洲留学；五哥黎锦炯，铁路桥梁专家；六哥黎锦明，20世纪30年代左派作家，被鲁迅称为“湘中作家”，著有《尘影》《烈火》等畅销小说，曾与郁达夫、茅盾为挚友；七哥黎锦光，音乐家，一生创作一百多首流行歌曲，包括《夜来香》《采槟榔》《美丽的香格里拉》等，一度有歌王之誉。

而黎家老八，此刻就坐在我的对面，繁华褪尽，风烛残年。这一切，让我唏嘘叹息。

我向老人提议，我们一起把堆放在餐桌和沙发上的一堆堆打印稿整理一下，舞台剧，短篇小说，剧本；中文的，英文的哪些授权给别人了，哪些根本没人动过。



作者李冰（右）与黎锦扬先生交谈

重新分门别类，排列梳理。结果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，不理便罢，一理才发现越理越乱，他根本记不清楚。

正在这时，他女儿安杰拉走了过来。“我听保姆说你们在整理东西呢，下楼来看看。”她抱怨说，“我连一套父亲的都没有了。原来放了一套在我的办公室，他都拿出来，有人来要他就送给人家了。”

我和安杰拉聊得热闹。老人只在沙发上干坐着，没戴耳机，他完全听不到。像个安静的孩子，任由大人说话，他不吵不闹。

“你有个好女儿。”我冲他耳朵大声嚷道。他淡淡地说：“还不坏。”我不想冷落他，便提议给他煮些饺子。安杰拉说她去安排，便进了厨房，不一会儿，那保姆端出来一个西式大白瓷盘子，中间放着海带丝沙拉，边上一排饺子，看上去有些干，原来她是用微波炉的烹饪功能烤熟的。

他喝了茶，显得神清气爽起来，对我说：“我有一篇稿子，需要打出来，是最近我用中文写的。叫《亮儿的故事》，你能帮我打成电子版吗？我付费给你。”

“不用，打稿子对我来说很容易，我不要钱。”我笑道。“那不行。还是要给钱的。”他坚持。

那手稿有一部分是打印后裁下来的，大部分是手写的，且分好几种笔迹。我提议我带走一份复印件，原稿给他留着。

“你认得出来我写的字吗？能不能在这里打呀？”老人又问。

“我是没问题。安杰拉，你觉得呢？”我扭头问。“我电脑里没有中文录入法，不行啊。”她说。

“那你能不能给我念一遍？”老人又问，“省得你回家打字时看到不认识。我现在写的白字太多，记不住了。”我想起来他给我签名时，“冰”字还得让我写在纸上才想得起。

谁又能苛求呢，毕竟是百岁老人了。我逐字念了一遍，遇到他写错的字，在纸上标注改过来。

不念还好，念完了只在心里叫苦。这哪能发表啊，如此烂俗的故事：一个受虐待的女孩遇到好心老师救助，学了钢琴被学校录取了。如此而已。谁会采用这陈芝麻烂谷子呢？但我什么也不能说。看他眼含期待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拿回家打出来发给他女儿的邮箱。

“我来的路上就想，如果有一天，您不在了，我知道，我会非常难过的。”我坦诚地告诉他，趁他还在面前，我想让他知道，有人在乎他。

“哦，人都是要走的。没办法的事

啊。”他似乎松了口气，有些无奈又无助地说道。

“我想让你知道，我会伤心的。”我再次说。

“我毕竟都105岁了……”他像在自言自语。

“没有那么老，您才103岁！”我笑。

我们一起看他女儿从她房间找出来的几本他的书。“出版社们还常给你汇来版权税吗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没有了。我以前的经纪人登天（去世）了。如果有，出版社会直接寄给我。不过我不靠这些谋生。我在两家银行都有理财，一家二十多万，另一家几百万，他们拿我的钱去投资，我不用管。”他很自豪地说，他女儿和儿子因为收入不稳定，也常靠他接济呢。

儿女都半百年岁，至今都未婚，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，无后代是否也是缺憾？他却想得很开明，“无所谓。即使他们有后代又怎么样？你看我儿子，跟我这当父亲的那么隔膜，有没有后代真没什么关系……”

三

半年后再到洛杉矶，电话黎先生，听到我的声音，仍是一如既往地高兴。

我向他汇报我的北京之行，“得到了十本黄山书社几年前出版的《跃登百老汇》，我给你带回来了几本。黎锦扬中文全集的出版有些变故，以前答应出版的那个出版社说，这个选题没被通过。但我仍会努力再找机会。”

电话那端的他似乎有些失望，仍像往常追问我何时去看他。他说他仍需要我帮助他整理手稿，但他不能付工资给我，因

□ 怀念师友

为财务大权已在女儿手里。还没糊涂，这是好兆。我暗笑。

周末去拜访黎先生。约了Steve同往，这是获过艾美奖的专业摄像师。听说我想给黎先生拍些影像作为最后的存留，他欣然同意前往。“我小时候家里经常播放《花鼓歌》，真没想到半个世纪后，我能亲眼见到这位作家。”

到了黎家，我大声叫着黎先生，径直往里走，没有人应。直到进了会客厅，才看到那熟悉的身影正伏案在读着几页打印出来的中文手稿。

依旧是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，依旧是整洁干净得像刚精心打扮完毕，握着他仲夏也冰凉的手，看着上面那紫青色的血管纹路，我不由得轻叹一声。与其说他是介意自己，更不如说是在意别人。年过百岁，尚如此自尊，这世间能有几人？

“中文和英文，哪个对你来说更容易？”摄影家学着我凑近老人耳边大声问。

“The same（一样）。”他清晰答道。

“您获得这么多奖啊，墙上都贴满了。”客人露出一脸的钦佩。

“那个是布什总统颁发的，旁边的是你们的州长施瓦辛格发的……”

“您以前想过自己能活到一百岁吗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

更多的时候，他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我们，目光柔和淡定。听我说要给他拍些照片，他点头说好，并温存有礼地问我们“看这边吗？”耐心地任我用那一直压箱底的莱卡刺啦啦地对焦摁快门。Steve不愧是专业摄像师，他问清电灯开关，毫不犹豫地上前关掉，只留一道日光从窗口投射在老人身上，虽然他只用苹果手机，

却拍出来质感很好的人像。看我不停地鼓捣相机，几张特写都因对焦不实而模糊发虚，他微笑着说“我可以试试吗？”

我们正跪着爬着对着老人拍照，安杰拉洪亮的女中音飘过来，她仍在和谁通着电话。她做着一档并不挣钱的关注体重超标人群的长跑接力纪实片，作为制片人和导演，她风风火火全美到处跑。

挂断电话，她把声音提高两三个调门，问道：“爹，那几个陌生人趁我没在和你签的合约在哪儿？”她很快在书桌上找出来递给我看。

“黎锦扬百老汇之夜……分成比例，本公司百分之九十，黎某百分之十……他人不能再使用这个名字……如果作者身故，利益继承人为空白。”听我大意翻译出来，安杰拉脸上并没明显不悦，只是不住口地说My god，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？她说已经见识过太多的人走马灯似的来来往往，都来打她爹的主意，现在家里连一套成套的黎锦扬出版作品样书都没有了，都被人索要走了，连带签名。是啊，亚马逊上一部精装本50年代出版的黎氏小说，已经卖到一千多美元一本呢。

“我要play hard（扮厉害）了。听着：兹特告知，我是CY Lee的女儿，曾与律师立契约为证，黎年事已高，签所有协议都必须由我同意，你挟其所签合同无效。请告知我具体地址，好书面送达律师函。”她一字一顿念给我们听。

转头看看当事人黎先生，却像个无助的孩子，悠然坐在那儿。显然他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。我凑近他，大声跟他解释，他茫然道：“我不记得签了什么合约啊？有人来让我签字，说如何帮我推广，我总以为人家是好意……”

他眼巴巴地望着我，殷殷地说，“你住在这儿好不好？有地方的，二楼我儿子的房间隔壁有一间空房。”

“把你带来的水饺煮一些，大家都在这里吃午饭吧？”老人轻声提议，他随时记得自己应该尽主人之谊招待好客人。

我们没有留下吃饭。我和摄影师相约，过些天再来为老人录像。可万没想

到，那次见面，居然是永别。

黎锦扬先生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，一个人有如此丰富多彩的一生，死又何所憾？然而，我却为未能帮他出版《黎锦扬中文全集》而感到遗憾。

黎先生，走好。那天我曾告诉你，这一天来临时，我会难过，我会怀念你。但愿你记得那一刻。

（转自公众号中国副刊，2018年12月7日）

一个平凡人的不平凡一生

——悼西南联大地质系王忠诗前辈

○ 刘伟华

今年是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，在世的联大同学已届耄耋之年，随着他们逐渐地离去，联大的历史不久将成为风中的诗篇。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传奇，1944级地质系的王忠诗先生的一生也如母校般充满传奇。

王忠诗1920年2月16日出生，福建晋江人，菲律宾华侨，但心向往祖国，抗战期间毅然回国考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经历千山万水的跋涉，到了四川偏隅的叙永分校读了一年级。毕业前夕他响应梅贻琦常委的呼吁，投身军旅被派遣至印度和缅甸担任翻译官。在战场上他患过病，受过伤，体会到战争的残酷，以及中国军人为维护国家民族的主权和尊严而无畏奋战的精神。抗战胜利后，王忠诗放弃千金难求的留学美国的机会，选择留下建设战火蹂躏后的国家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应用自己在地质学的专门知识，走遍福建



与联大老同学黎模慎（右）合影

的大山小川，为勘测和开发福建的矿产作出极大的贡献。

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，他到了香港为国家引进外资穿针引线，又积极参与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的工作，为海内外归侨和华侨建立沟通桥梁。晚年他活跃于学界，不辞劳苦以高龄之躯向老师、学生宣扬中国军人在印缅抗战的光荣历史，备受学